

集

後

五女七貞



康德六年五月六日印刷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定價

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小南關工安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人

張

少

岐

奉天小南關工安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十七】

話說上回書中官兵剛製造反，忽聽得殷家堡內有呼哨聲音，一聲緊似一聲，跟着中門大開，鎮山東老兒殷洪帶着五個兒子及一千羣賊，要乘官兵剛到營，就與先撞出一隊莊兵，一律的紅纓入槍，紫灰布褲褂，打着裹腿，穿着西鞋，頭上打着包巾，二龍出水式往外一衝，後面緊跟着是一隊削刀手，滿是青已短髮，各抱一把鬼頭刀，跟着又一隊弓弩手，一隊抱雙刀大砍刀，後面才是羣賊，天霸等暗替趙都司擔憂，心裏賊人這一定是來圍營，忽聽得營中鼓聲如爆豆，三通鼓響去，營中豎起兩面黃龍旗，榜着金龍隨風飄舞，跟着營中又立起一竿大旗，營中是斗大的趙字，旁邊一行字是山東省提標麾下都司趙，三通鼓響過，立時也亮了隊，天霸見趙友義騎着一匹銀宗馬，頭戴青泥得勝盔，戴四品頂戴，穿着灰達達開襟褂子，上罩已圖魯坎肩，掌中一杆素銀槍，威風凜凜，隊伍左右分開，朱光祖向天霸道：這一來官兵准得能勝，趙壁道：這可好，淨出聖人，你怎麼看出來准勝，朱光祖道：你方才觀的五行生姓，那教胡說胡有理，這才叫真正的生姓之數，官兵這裡先立起黃龍旗，正是中央戊己土色，土能剋水，殷家堡伏難得了好去，趙壁道：咱們站住這裡算賣什麼的是看熱鬧還是剿匪來的，天霸見趙都司已看明白了，遂率帶衆人過來，趙都司天霸等到來，在馬上抱拳相讓道：黃大人來了，卑職不便下馬拜見，請黃大人担待，天霸道：趙老爺不要客氣，我們全是辦案來的，誰也不許多禮，趙友義道：黃大人看賊隊中羽翼還不

在少數卑職素日竟沒有一點耳聞，莫怪欽差大人疑心我有縱匪的嫌疑。天霸等這時來到往對面一看，見正當中正是老兒殷洪，懷抱金背砍山刀，甚是威風，緊挨着他身旁正是蔡天化，甘亮、郭龍、郭虎，左邊是郝家院漏網之賊，右邊是殷洪五個兒子，尚有十餘名不認得的賊黨，也全是江洋大盜，各處做了不少的案子，才來到殷家堡，藉着老兒殷洪的勢力，遮風避雨，都司趙友義向天霸道：「賊人竟敢公然拒捕，不法已極，待卑職擒此逆賊。」一頭索銀會剛出馬，右臂花刀金少傑、亮朴刀口稱趙老爺且慢，待小侄會一會老賊，湧身一縱躍至馬場，用刀一指道：「老兒殷洪，你太不知自愛，劫奪官糧已有滅門之罪，官兵既到，就該早早獻出官糧，低頭領罪，尚許饒你這條老命。如今公然拒捕，你有幾個腦袋？」殷洪在綠林道中，以老前輩自居，那有不敬奉他的？此時被少傑罵的火起萬丈，大喝小輩你一派狂言，待老夫結果你的狗命。剛要拉刀出去，蔡天化雙劍一分，說聲「莊主不必動怒，貧道結果這娃娃。」縱身竄過來，雙劍一合，攔頭蓋頂向黃少傑頭頂打來。黃少傑斜身撤步，把雙劍讓過去，遞刀就扎。蔡天化見少傑的刀到，左手劍往外一掛，右手劍奔少傑小腹點來。少傑抽袖擦勢，那蔡天化鎗鐵劍，綠林道中首屈一指，施展開真是神出鬼沒，與衆不同。走了十幾個照面，少傑一失神，被蔡天化把刀磕飛，仗着身體靈便，逃回本寨。蔡天化耀武揚威越發狂妄，朱光祖剛要拉刀過去會鬥蔡天化，猛然聽得遠遠有人喝喊「雞毛老道，你不用發狂，瞎子算就你陽壽就在今日今時。」衆人一看來者，正是趙元霸。書中暗表趙元霸在公館中自聽良傑少傑報告殷家堡的事，趙元霸一想：「我何不趁官兵未到殷家

堡以前 獨自立些功勞 趙元霸拿定主意 這才悄悄離了公館 來到殷家堡 暗中把內裡的情形 探聽的明明白白 因為這裡防守太嚴 沒敢下來 恐怕是打草驚蛇 這時見官兵已到 遂出來接應 正恰巧少傑敗下去 自己遂接戰蔡天化 兩人是棋逢對手 匠遇良材 兩人走到二十多照面 趙元霸這條葫蘆鞭已是成名的兵力 蔡天化又 緣林道中的魁首 兩人正在勝負難分之時 趙元霸見不易取勝 心中一急 這才施展看家的本領 三十六路天罡棍法 蔡天化一失神 被趙元霸的葫蘆鞭把九樑道冠打掉 蔡天化又愛說俏皮話 自己這一敗下來 實無面目再見羣賊 遂落荒逃走 趙元霸還要追 天霸趕過來道 趙義士不要追他了 拿老兒殷洪要緊 天霸遂用刀向賊隊一指道 老兒殷洪還不趁早歸降 低頭受綁 難道還等你家副將老爺動手麼 病羅成殷德林一聽 是黃天霸叫陣 一頓花槍竄過來分心就刺 天霸使厚背翹尖雁翅刀招架相還 天霸的刀法絕倫 殷德林的花槍既賊且滑 這條槍一點眉攢 二撩陰 三扎盤手 四分心 上紮下打 裡撩外割 槍為百兵之賊 殷德林一槍緊似一槍 天霸真是絲毫不敢大意 這兩個羅成到一塊 工夫一大 立刻分出高下來 原來殷德林 只有一樣吃虧 就是氣力不住 走到十幾個照面 鼻尖上見了汗 遂用胳膊肘一找地 眼着一個旋身 施展開地躺槍 刷刷的一連就是三槍 只見天霸的下三路 這一來天霸可沒有主意了 自己從出世以來 沒遇上過這路槍法 只有竄蹤跳躡緊自躲閃 就這麼着 躲的稍慢了一點 差點沒把左脚劃上 槍尖竟扎靴底一下 天霸竭力的躲開 正在危急的時候 忽聽有人大喊 滾地雷的兒子 還不滾起來 皂王爺先把

你拍爛了 天霸往旁一縱 回頭一看 正是杜林來到 後面還有鐵頭太歲孫起龍 金大力一塊兒來的 這二話也是想貪功才私出公館 這二人中鐵頭太歲孫起龍是山東人 他出主意一齊奔殷家堡 赶到三人一到這裡 也是乾看着進不去 遂也來到李家集 住在一家小客店中 今日鎮店上一過兵 三人也聽見 等着官兵過去 遂也跟着來到殷家堡 殷德林一施展地龍槍 金大力道 這一下子黃大人可要輸 杜林道不要緊 皂土爺專管滾地雷的兒子 在陸家堡時我給他洒過胡椒面 金大力道 黃大人堪堪要輸 你既有法子制他 趕緊去接應 杜林這才抗有大鐵鍬赴奔過來 大喊滾地雷的兒子 你跑這裡裝孫子來 趕緊起來 不然我可洒胡椒面 病維成殷德林 是只怕烟薰皂 因為在陸家堡時自己施展地龍槍時 杜林也不是算有什麼特別的本事 只有用大鐵鍬戮土壤 殷德林施展地龍槍時 全身在地上翻滾 若有用土一洒 他真就得趕緊躲閃 這時見烟薰皂又要用老法子 自己真就不等杜林到跟前 趕緊湧身躍起 金大力向杜林道 皂土爺你閃開 看我摔這小子 杜林道 你們北京城人專愛說大話 摔不了別人 還教別人摔死 金大力道 你少說廢話 看金四爺摔個小子的 金大力這才一擺亮銀盤龍棍 大喝滾地雷的小子 你金四爺特來管教管教你 殷德林見金四爺這份外表 真就把自己你氣餒壓下一半去 本來金大力這份外表身高力大 身體魁梧 遂加了一份小心 把花槍一顫 厲聲喝問 小輩報上你的名來 殷五爺槍下不死無名之鬼 金大力把盤龍棍一順 厲聲說道 要問你家四爺家住北京城老砲局鐵黃旗 滿州二甲喇 御前搭拉蜜 二等步柯馬甲金 人稱金大力 殷德林道 你這

全是蒙古話 看槍 訝到槍到分心便刺 金大力往旁一撇步 把槍頭讓過舉棍就攔 殷德林換施展六合槍法 金大力這條盤龍棍力大棍沉 殷德林只走了四槍 抽槍稍慢被金包將力一棍把槍磕飛 殷德林撒身要跑 金大力劈胸一把 將殷德林攔腰抓住 金大力的手下留情 抓住了立時把棍拋開 腳下一個絆立時把殷德林摔在地上 可是誰剛把殷德林按住了 騰下下手來細 烟薰兒道 你這可沒有法子 看我的 隨手把金四爺的棍拾起來 遂一手拿大鐵鍬 一手拿棍 哈巴腿過來把殷德林按住 差點沒把殷德林給按死 這時那趙元霸把蔡元化差走 一手提着葫蘆鞭 一手舉着報君知 當當敲個不住 說是瞎子算就你們這羣賊人 今日今時全該死 趙元霸站在這裡一念 把老兒殷洪胡子全氣乍了 向兩旁問道 誰去把瞎子拿來 把他碎屍萬斷 話聲未了 有小疽瘰徐敵 小毛遂袁勝 小毛神王芳 小廉波李振 各亮兵刃奔了趙元霸而來 天霸見四賊奔了趙元霸 遂向身旁衆人道 咱們出去接應吧 秦良傑 黑十傑頭一個跑出去 杜林早把殷德林捆好抗回 有官兵給押到後營看管 孫起龍把月平一舉 哇郎郎鋼環亂響 擋住了徐敵 金大力劫住了袁勝 秦良傑攔住王芳 黑十傑的住丁李振 八個人作對兒廝殺 趙元霸仍然敲着報君知助陣 天霸向趙都司道 今天看這情形 總可把殷家堡剿下來 真是一陣成功 那才可賀呢 趙都司道 奉是黃天及衆位仗義之力 天霸道 趙老說不必謙辭 只要順順當當的把殷家堡平了 即是大家之福 趙都司道 縱卑職有 趁着陣前四寇敗下去時 我們大隊往上一擁 賊隊不戰自亂 賊隊全是烏合之衆 那有什麼紀律 卑職看那殷家堡

必成矣。天霸點頭，就在說話當中，忽見賊隊中又竄出一名賊人。天霸見是昨夜店房行刺四淫賊之一，一連兩縱已到了趙元霸面前。天霸只知道是郝家院漏網之賊，東昌府有懸案未結，可不知他叫什麼名字。書中暗表：此賊就是那落蕊狂蜂楊志清。昨夜行刺未成，鬧了個灰頭灰臉。這時見人家本莊的人全出去動手了，自己在這算賣什麼的？見趙元霸在那賣狂，楊志清一想：我先從這瞎子下手，給他個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拿好主意，遂把暗器裝好，也不向殷洪通報。猛然縱到趙元霸近前，抖手就是一鏢。這一下真把趙元元吓了一跳，心跳，心說我從出世以來，也沒見過有這麼打暗器的。鏢是奔咽喉來的。趙元霸一偏身子，鏢是打空了。趙元霸怒罵道：淫賊你好大胆子！瞎子是明算，你敢暗算！看你往那走！抖葫蘆鞭就纏。楊志清本沒想動手，鏢出手轉身就走。趙元霸那理肯捨，隨後就追。淫賊第二隻鏢又登出來，一翻身說變着鏢。趙元霸閃身，那想鏢竟未發出來。趙元霸往前一趕，這回見淫賊一抖手，鏢奔面門。趙元霸一低頭，鏢從頭皮擦過。剛一長身就見淫賊一張嘴，叟的兩條白線似的直奔面門。再低頭可來不及了，只好一偏頭。那想這種暗器是兩只如意針，并着一塊出來，正打兩眼。趙元霸往右一偏頭，把右邊這一針躲過。左邊這針正打在面門上。這真應了古語：大丈夫反被小人所害。雖是針穿，但是覺着肉皮發麻。趙元霸提氣往回下一縱，大叫黃大人，我中了毒藥暗器了。天霸早看見淫賊發鏢的路頭，各別。趙元霸一追，天霸就知要糟，可是又一想：趙元霸是成名的俠義，焉能吃這種無名小輩的虧？那知就在這一轉想間，已受了傷。天霸、朱光祖、趙璧等全趕過來，把趙元霸架

回這時陣前動手的。有兩對見了輸贏。鐵頭太歲孫起龍跟徐敬動手。徐敬那裡是孫起龍的對手。徐敬善打瘟皇筒。只是被孫起龍鎗鋒裹住。一時無法緩手。金四爺一條盤龍棍戰住袁勝。袁勝就仗着身軀閃展騰挪。刀法又賊。對敵着走了十餘個照面。金大力這條棍施展開。帶着悠悠風聲。袁勝縱然身體靈便。也禁不住工夫大。一刀扎空破金大力一棍把袁勝的朴刀磕到天上。虎口全給震裂。王芳破秦良傑練子鍾打中後跨。敗回本隊。殷洪老賊見四個已敗回兩個。眼裏着殷家堡不謹守了。遂向左右的羣賊說道。衆位今日有心捧我殷洪。咱們跟官兵決一死戰。倘能護住殷家堡。我與衆位平分家產。一守不住時再各奔前程。我殷洪死亦瞑目。衆位不顧這上前的請便。我決不相強。羣賊在這時誰肯說不敢上前。齊聲說道。殷莊主不用遲疑。我們決不是怕死貪生之輩。殷洪說了聲好。咱們上。羣賊剛要往這邊撞。就見官兵的後隊一陣大亂。殷洪不盡驚疑。遂不敢冒然往前闖。慢說羣賊驚疑。就連天霸與趙都司也全吃驚。不知後營是怎麼回事。趙都司雖則見趙元霸受傷。並未介意。這可不是趙都司無情。因為剿山滅寨。誰也不能保定一人不傷。臨陣交兵死傷是在所難免。所以仍然準備着大隊衝殺。剛要鳴鼓進兵。忽然後面一陣大亂。趙都司就知不妙。剛要派人查問營內。守營的哨官如飛的跑來報道。啓稟老爺得知。現有大隊賊人闖進後營。趙都司一聽。立時急火攻心。哇的吐出一口血來。這回事其實並。怨趙都司疏忽。論普通出兵打仗。往來接戰時。本且調六隊。順留四隊守底營。爲是防敵抄後路。這種調底趙都司那會不懂。只因這次剿辦殷家堡。不論是鬧的多凶。也不過是賊窩子。除却殷家

堡全是王化之地 賊人再胆大點 也不敢出兵擾亂地面 所以趙都司決沒想到會有意外 那知這賊犯了兵家之忌 驕敵者必敗 真就這般不到的事 趙都司一個急勁 吐出一口血來 本來眼裏着大功 竟告成 這一來功名前程 完 就這麼着 仍然回馬來 想到佛寨救應 天霸等也跟着往營中圍 趕到一進中營 已看見後面亂了 一聲胡哨 這賊人全是鄉農打扮 手中兵刃刀槍少 一多半是割雞釣竿子 劈拍的把後面營房折毀 圍進二名爲首的賊人 前面這個身量高大 黑巍巍一張臉面 掌中托定一把大刀 後面那個賊人腦門子上一塊血跡 掌中抱定一對竹節鋼鞭 書中代言 這正是獨虎營的羅似虎狼如豹 按戲台上演此劇 把羅似虎的似字誤作四 其實羅似虎並無弟兄 也不是排行第四 兩人怎會在此時來抄後路呢 只因這兩人在東昌府跟殷洪暗成鼎足三分 霸據綠林道 殷家堡一劫了官糧 獨虎營那會不知道呢 羅似虎派人到狼家窩把狼如豹請來 他這狼家窩因爲名字不好聽 改名爲仁義村 可是狼家窩這四名字 始終也去不了 閑話休提 且說郎如豹來到獨虎營 問羅似虎有什麼事計議 羅似虎道 殷家堡老莊主把官糧劫了 可是並沒知會咱們弟兄 明顯着是看不起咱們 簡直他有獨霸東昌府之意 郎如豹道 大哥不必多想 我們唇齒相依 不能開息見 他沒會咱們 定是不依連累他人 咱們還是打聽着 官兵早晚必然剿辦殷家堡 我們還是出西幫忙爲是 羅似虎遂差了長尾巴狼葛福 夾尾巴大葛壽兩人去打探 這兩入當年本是元和縣葛家村的賊黨 被獲遭擒之後 因爲是從匪沒有死罪 因在獄中 後來越獄逃走 來在獨虎營當了兩名小夥計 今日兩人出去一

打聽 趕緊回來報 說是官兵已剿殷家堡 殷莊主已竟跟官兵對敵 羅以虎郎如豹一商議 還是前去幫忙爲是 立時鳴鑼集衆 召聚獨虎營的莊兵 他這裡的莊兵 滿是他的佃戶 種着他的地 種十畝的給莊 零五畝的糧 種二十畝的完十畝糧 這一來獨虎營一天比一天富足 閒時就教給莊家漢練武 所有這些莊家漢子 得聽他調遣 稍有違抗他的 立時把地收回 還要把命廢了 這時一響鑼 立時齊集獨虎營 有兵力的拿兵刀 沒有兵刀的就拿銅鑼鈎竿子 羅似虎手下兩名頭目 一個叫雙頭金睛獸劉環 一個叫獨角銀眼熊杜佩 郎如豹手下兩名頭目 鐵甲霸夏郁貌 花面人熊韓珍 這四個頭目 全是絕好的武功 這千羣賊够奔殷家堡 兜着官兵營盤的後面一攻 裡面防守空虛 立時把營帳給闖了 把後營連折帶打 大隊擁進 趙都司帶着隊再來救應 已竟晚了 殷德林被綁在後帳 也被羅似虎的莊兵救出 老賊殷洪正要傳令率羣賊鏖戰 官兵這一不戰自退 有巡風的莊兵報告 說是獨虎營仁義村的兩位莊主抄了官兵後路 殷洪道 此天助我也 立時拉金背砍刀一揮 數百莊兵一齊往這邊衝 前後夾攻 官兵那會不亂 趙都司一看 腹背受敵 急忙奪路逃走 南面而奔是賊兵 只好奔東南逃走 獨虎營殷家堡合兵一處 緊緊追趕 逃出有十餘里 堪堪已竟追上 趙都司一想 我竟逃回了怎麼樣 不如跟賊子一死相拚 殺一個够本 殺兩個算賺的 遂回身想把官兵全讓過 自己好拚命 就在此時猛聽得道旁樹林子裡一聲彌陀佛 趙老爺與衆官兵 休要害怕 洒家來打發這羣賊子 要知是何人來救這數百名的性命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趙都司兵敗殷家堡 都巨霸寶劍退羣賊

詞曰 富貴原來不自由 勸君不必苦追求 愚呆痴蠢朝朝樂 伶俐聰明處處憂

彭祖高年終有死 石崇豪富豈長留 人生萬事皆前定 何用奔波作馬牛

話說官兵敗下來 一直的逃了數十里來 堪堪已竟赶上 猛忽從樹林中縱出一人 一聲斷喝 衆官兵休要驚慌 洒家擋他一陣 衆人抬頭一看 正是閻海鍾離奇巨霸 趙都司並沒見過俠僧 見這位和尚身量高大 黑臉龐 劍眉虎目 額下一部花白髯 根根見肉 穿着一件米黃色繭袖僧袍 黃絨繩紮腰 白色高腰襪子 粉底僧鞋 頭上束髮金箍 掌中仗一口寶劍 光華閃閃 威風凜凜 正氣逼人 隨着後面又縱出一個女子 杏眼桃腮 鼻如懸胆 口似櫻桃 頭上葱綠綢子包頭 繫成蝶翅扣 左邊插着一朵粉紅綉球 穿忽綠色的短襖 白綢子汗巾繫腰 下面是桃紅色中衣 金蓮窄小 掌中一口寶劍 金鷄獨立式 輕啓珠唇一聲斷喝 老兒殷洪太以欺人 既已勝了官兵 也足是了 還要苦苦相追 俠女取你的陸陽魁首 後面還有一少年壯士 正是飛行小狸貓武段祥 這爺三個把道路一橫 立時把賊隊攔住 的時天色已晚 賊隊裡滿亮起燈籠火把 照耀如同白晝 殷洪率領羣隊在隊伍頭裡 用刀一指道 大胆的頭陀敢擋你家莊主 那立把他拿下 有多情秀士殷忠武頭一個縱出來 大喝大太爺取你的狗命 都巨霸剛要動手 俠女都玉冠道 這種毛賊草寇何必父親動手 說罷脚下一點 已躍到殷忠武面前 雙劍攔頭着頂打殷忠武頭上劈來 淫賊用刀往外一封 都玉屏左手的劍一變招是白蛇吐信 右手的劍是鳳凰旋窩 殷忠武只把右手

的劍推開 一低頭的當兒 覺着耳朵一涼 赤的被都玉屏把左耳給削下一半來 痛的叫了聲 急忙逃回本隊 楊志清跟下雲平趕緊上來接應 雙戰俠女 都玉屏那把他二人放在心上 這對劍走開不亞如兩條銀龍飛舞 飛騰擊刺 兼着身形輕快 楊志清下雲平兩淫賊只有招架之工 並無還手之力 一枝芙蓉陶顯旺見兩位拜兄 敵不過那女子 遂也縱過來幫着動手 俠女都玉屏不覺大怒 厲聲罵道 賊子以多爲勝 真怨俠女絕情 劍的招數一變 施展八仙劍 這蹺劍乃是都巨霸旁自教給都玉屏的 真稱得起陰陽莫測 變化神奇 一個倒轉陰陽的招數 把楊志清咀唇劃開 上下唇成了四瓣 這可省得再用那陰毒暗器如意針傷人了 把陶顯旺的左耳削掉 兩人抱頭鼠竄的逃回賊隊 下雲平要想逃走 被劍鋒裏住 無法脫身 心裡一急 刀法更散亂了 被都玉屏一氣把鼻尖削掉 都玉屏算是沒把他殺了 四淫賊這一帶傷 殷洪好牛惱怒 遂欲自己向前戰這女子 那邊都巨霸見女兒連勝了四淫賊 臉已露足了 再貪功恐怕有失 遂仗劍赶到前面一站 右手的寶劍一舉 左手往對面一指 高聲說道 賊黨們聽真 洒家乃佛門子弟 不忍屠戮你們這羣無知識的愚人 識時務的趁早歸降 若再遲疑 我開海鍾離都巨霸縱能容爾等 只怕這柄寶刃不大容情 都巨霸這一道名姓 賊兵立刻不戰自亂 齊喊快走哇 趕情是都巨霸 寶劍可厲害呀 這一來幾乎把殷洪氣死 再想壓住不讓轉 可由不得他了 趙都司見賊兵這一退 心說我這還不報仇等什麼 把槍尖一擡說了聲殺 官兵倒反敗爲勝 一路追殺 連獨虎營的莊兵也跟着一塊捲了餅 官兵反敗爲勝 全虧都巨霸父女之力 趙都司把人馬勒住 先查看營

盤帳篷 被賊兵殘毀了一半 糧台也損失過半 遂下令拔營 退出三里地紮住了營 立好帳篷 天霸等 千衆人全進了大帳 趙都可先向都巨霸父女道謝 都巨霸客氣了一番 天霸向都巨霸道 這番敗仗打的真令小侄愧死 都巨霸道 黃大人不要這麼想 我們的本領跟行軍打仗是兩工 這種敗法任你天大的本事 也無法施展 還是跟着一同往下敗 還少死些官兵 在底營已竟被人搶了 要是被賊兵大隊包圍起來 不用說衆位殺不退賊兵 就是做出死去拚命 恐怕連自己的兵 全得自相踐踏 殷家堡的賊兵反敗 其實老兒殷洪羅似虎 郎如豹又何嘗敗了 有時候兵多了倒許被他們所累 天霸點頭道 都老帥傳教的倒是至理 不過公學上不好交待就是啦 天霸又問了問都巨霸父女翁婿怎麼竟會趕到半路接應 都霸道 洒家打發二位小英雄回公館 我們就在離獨虎營不遠落了店 洒家在殷家堡獨虎營一帶 暗中盤察 今日探聽得殷家堡已然亮隊 洒家趕回店中招呼他們小夫婦 也算擾亂賊人的後路 想不到官兵竟說獨虎營賊兵營抄了後路 洒家遂帶他兩人在中途接應 正說着趙元霸已由金大力孫起龍架進營來 頭上已用布紮好 看情形好像沒受多大傷似的 天霸向前接應看道 在一亂的時候恍惚是賊人把趙義士攔走 原來是金四爺跟孫爺把趙義士救走 我實在太疏忽了 趙元霸道 黃大人不用客氣 咱們全是自己 我這毒藥針傷 直算不輕 好在瞎子命不該絕 金四爺這位孫爺把我指到清靜的所在 我忽然想起在黨家窩曾付過治毒藥暗器的解藥 遂趕緊敷上 沒教毒氣散開 我瞎子只要好了 定找那賊子算賬 現在我頭目還是暈眩 都巨霸取出兩粒藥來 遞給趙元霸道 趙義士把

這藥吃下就好了。此藥能解血毒清心熱。又遞給趙都司一粒藥。聽說趙老爺方才吐了口血。好在是急火攻心。此藥吃下去准好。趙元霸道：這種如意針兒不到有這麼厲害。我不陪衆位。趙都司吩咐兵士把趙老爺送到後園歇息。兵士們遂把趙元霸架到後面。趙都司趕緊查點死傷的兵士。點完了名。這才知道一共陣亡官兵十四名。帶傷的二十餘名。隨即寫了稟單。預備派人飛報與欽差大人。這時天已是五更多。天霸回趙都司道：稟單寫好了。我打算親自到公館去一蹬。請大人趕緊設法派兵補發糧食。官兵經過這次敗仗。也得歇息一天。我連把這裡的詳情向大人說一說。趙都司道：卑職有黃大人還是別走好。派一名兵士去足行了。天霸道：不行。我是非去不可。我今天覺着心驚肉跳。坐立不安。看公館裡再有什麼事。我經過不是一次了。每逢凶跳。跳就要有麻煩事。正說到這裡。有放哨的兵進來報。說是殷家堡出來一大隊賊兵。奔獨虎營去了。天霸道：賊子有這兩處犄角互相接應。越發不易剿辦。更得調兵先把獨虎營狼窩南處蕩平了。殷家堡勢單。自然可以一鼓掃平。趙都司道：既然這樣。黃大人就請吧。天霸遂帶秦良傑黃少傑三人一同回公館。天霸又託付都巨霸幫同趙都司鎮守這裡。先不要跟賊人交兵。都巨霸道：黃大人請便。洒家此來就爲報效大人來的。畧效微勞。何足介意。天霸道：這要我就告辭了。天霸立刻起身。衆人見天霸走的這麼緊。不知他心裡有什麼要緊事。天霸連夜趕回公館不提。且說殷家堡鎮山東老將殷洪敗回殷家堡。收集莊兵。查點傷了不在少處。心中好生不樂。趕忙合着給受傷的人。先上好了藥。雖是打了敗仗。殷洪還得安慰羣賊。爲是人心不散。又向羅

似虎狼如豹道謝道：「今日多虧二位賢弟相助，不然我這殷家堡早已瓦解冰消。」羅似虎狼如豹道：「殷老莊主說的那裡話來？我們唇齒相依，互相援助，說不上分什麼彼此。像這次敗仗，我們決不肯甘心認輸，因為全是我們手下莊兵少經訓練，才有這臨陣退縮之後。俟後再對敵時，寧可少帶人，還有挑選勁卒，倒可不爲所累。小弟還是回獨虎營仁義村，我們三處協力同心，對付小兒天霸，管教他顧此失彼。若是全歸到殷家堡，恐怕官兵若再大舉包圍，我們倒坐困殷家堡，反爲他人所制。」殷洪道：「二位賢弟所見極是。」羅似虎道：「三人同心，黃土成金，我們同心協力，說到這裡，兩人立即告辭，仍然把自己所帶來的莊兵點起，帶回獨虎營仁義村不提。」殷洪送走了羅似虎，回到大廳，謝虎向殷洪道：「殷老莊主在下今日隨莊主出兵，跟官兵對陣，並非我臨事退縮，實因怕堡內空虛，官兵那裡再要派了兵來，擾亂殷家堡，我好照料着不致有失閃。」今日既然見了敗仗，殷老莊主不必煩悶，我謝虎就此告辭。」殷洪道：「謝壯士此時萬不能走，我殷家堡正在跟官兵對敵時，還要借重鼎力。」蔡觀主不辭而別，一定是因陣前敗陣，羞見我等，其實勝敗乃是常事，何足介意。謝虎道：「殷老莊主，據我看蔡觀主是另有用意，他乃是當今的有數英雄，他決不能作土頭灰臉的事。這一走一定有所圖謀。」殷洪道：「謝壯士還是慎重爲是，那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歷來我們綠林道暗中不斷的有想除掉這賊官的，只是何嘗有討了好回來的？」謝壯士還是不必去爲是。謝虎這個人有種毛病，他是說完了大話，慣愛不算數，可是你別攔他，他准不辦。你要是一攔他，他是非去不可。這時衆人全攔他，他是非走不可，遂向殷洪道：

舍妹請殷莊主代爲照應。在下此去不取賊官首級決不回來。就此告辭。殷洪道：謝壯士此去定能馬到成功。老朽靜待好消息了。謝虎毫無留戀的，立時起身，够奔東昌府。敢情謝虎真猜的不錯。蔡天化當真沒回虎陀山北極觀。他是在陣前被趙元霸的葫蘆鞭把九樑道冠打破，當着這些人栽了這個跟頭，臉上是不掛，遂落荒逃走，竟逃出二十多里地，來到一座柳林之內，才敢坐下喘息了喘息。自己坐定了一想：此番敗在瞎子之手，氣忿難消，若不把這個場面找回來，將來怎麼再見殷洪等。施不全手下一干爪牙全在這裡，他那公館中定然防守空虛。我何不趁這機會刺殺施不全，可是自己是臨陣敗走，身邊不鳴一文。九樑冠又被人打破，這樣怎好入東昌府？略一沉吟，忽然想起在離此三十多里，有座青松觀，觀主松風道長，也是綠林出身，十年前作了一水滸意的買賣，從那時洗手不幹，皈依三清教下，倒還安分守己。蔡天化不斷到這裡來，松風道長對於蔡天化是敬而遠之，來到了是竭力的敬奉，必要把蔡天化打點個舒舒服服的一走。今日蔡天化想起松風道長這裡，倒可以借兩件衣裳，借些盤費，自己拿定主意，把頭上髮髻挽好，趕緊起身，够奔青松觀，到了青松觀借了一套衣服換上，又借了二百兩銀子，打在小包袱內立時起身，趕情這惡道無所不爲，他在東昌府東關外藏春院，還包着一個妓女賽楊妃，只要一到東昌府城裡來，必先知藏春院盤桓幾日。這時手中又有了錢，那肯不去呢？遂僱了脚程，趕奔東昌，來到東關外太陽剛偏西，一進藏春院，龜奴們遠遠高迎，讓到賽楊妃的妝閣。這賽楊妃在東昌府實是個名妓女，雖不是天香國色，在東昌府也算壓倒羣芳。北樓上三間屋子是賽楊妃自己住。